

說郛卷第五十二

北邊備對

六卷

宋程大昌

淳熙二年臣大昌備數講官因講禹貢壽皇問曰卿言中國山川悉矣北虜地理亦能詳知之否大昌對曰虜無文史間有可傳者多勿詳實臣安敢強以不知爲知也後暨紹熙大昌連得奉祠家居無爲常愧前此淺學無以酬塞顧問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列而推言之則虜事雖不盡知而亦可云涉獵矣初時奉訓指問者惟北狄故專主北以言不容雜舉他虜也紹熙辛亥八月新安程大昌敘

四海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南則爲南海人人得而聞見之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跡所及西竟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

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爲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途說之比也于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于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實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河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眞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碣也班固敘張掖之

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爲海矣

漢緣邊九郡

五原

鹽州

朔方

夏州

雲中

雲州

代郡

雁門

定襄

朔州

北平

平州

上

谷

易州

漁陽

薊州

秦漢河南

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也

虜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獯粥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桓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烏桓之名也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卽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敍北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爲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爲國號其已久矣若以時

世求之則蒙恬所却之胡其酋長卽頭曼也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崙始改稱單于爲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于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亦相抗矣若夫元魏拓跋本亦北虜其勢旣盛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外其彊大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

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旣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

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之初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瀚海部督多質葛部爲燕然部督凡六部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密自稱骨出祿毗伽欸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得隄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九姓者曰樂葛羅曰胡咄葛爲族凡九也其後裴

羅又殺白眉可行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強者也

匈奴庭

匈奴之族雖曰逐水艸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一地以爲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戰爭游獵則隨事而出事已復歸其舊其設險據要略與中國同惟不建築城郭則大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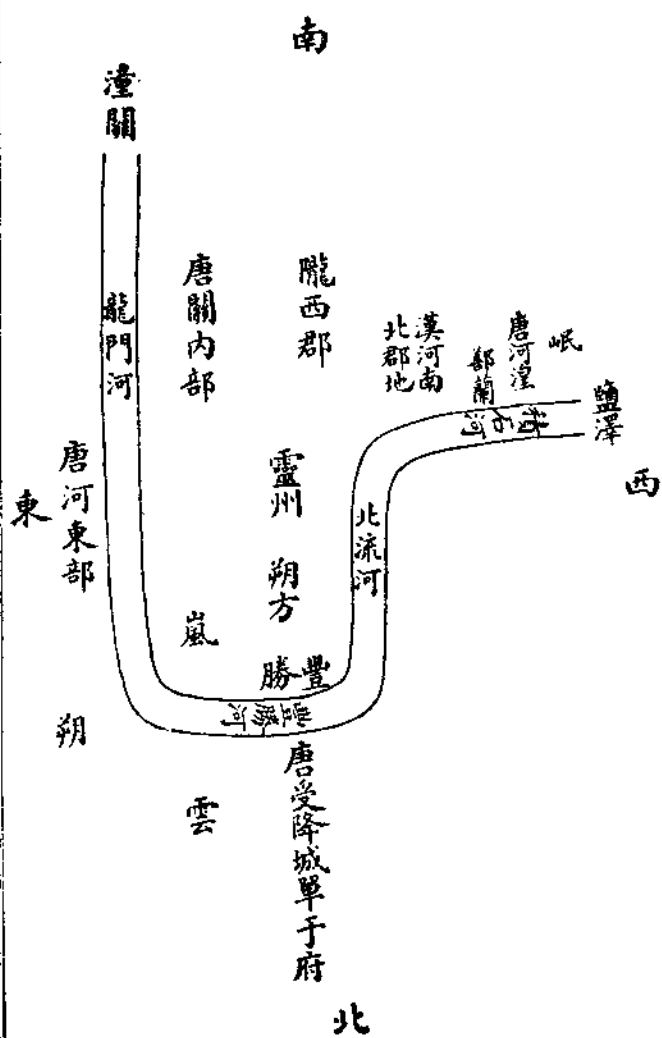
北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爲固至于北夷則以不立城郭爲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颶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敍西域諸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國則其築城有守者也行國則不立城廓而以馬上爲國者也

突厥建牙

匈奴屯聚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則曰建牙其實一也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面逕隍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岸卽爲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面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面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于雲

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延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于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城中夏其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者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必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概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

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跡也

大漠

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渡漠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漠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磧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而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居庸關

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者也此其爲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陁居庸關也者卽其最北之第八陁也此陁

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卽李左車謂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其險可以類想也

天山

天山卽祈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祈漫羅山蓋虜語謂祈連也時漫羅也祈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于張掖縣旣著祈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于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

陰山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關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爲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夔出朔方雞鹿塞至涿山與南匈奴

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五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必在速邪烏之地而速邪烏必在漠北而非薊之燕山也

焉支山

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涉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臯蘭下通典甘州刪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闕氏也焉支也者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爲燕脂而闕氏資以爲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浚稽山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以爲蔽障路

金山

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爲賀蘭

漢孝武故事

五卷

漢班固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爲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卽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士姚少翁善相人千百勿失見后而嘆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內太子宫得幸有妊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徵其意而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長公主嫖有

女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于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怨長公主謝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公主還宮時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勿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上以爲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

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歲卽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卽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其深愼之上納太后戒復與長公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失望愈出醜言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勿及此忘德勿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嬌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綬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詛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

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亦能自結媚于上貴寵聞于天下
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並諫上不聽偃既
富則淫于他色與主漸疏主怒因閉于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
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
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
更衣子夫因侍尙衣軒中遂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遂內于
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
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
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
生男卽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習爲神仙上聞而喜仙
事于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歲色若
童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
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具酒食令上居他帳

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上愈益相思悲感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姱兮命櫟絕而勿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于渭亭謂使者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于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于是止大悔復徵諸方士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弘嘗諫伐匈奴爲之少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至澤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于上林鑿昆明池又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